

# 從《修復心中淨土》 一書之出版略論古籍裝潢與修補工作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編輯 | 黃文德

國家圖書館知識服務組編輯 | 張瀚云

## 壹、前言

2014年3月初，國家圖書館與德國東西文物修復中心（The Hai Yen Institute for Conservation of Works of Art）合作出版華海燕女士所著《修復心中淨土：觀經變相圖之修復·源起·圖解》正體中文版。書中內容係以華女士修復的一幅《觀無量壽佛經變相圖》為主軸，這是一幅14世紀精美的手摹本，它的原（本）祖是八世紀來自唐朝，今藏於日本奈良當麻寺之《觀無量壽佛經變相圖》，日名〈當麻綴織曼陀羅〉。她以此畫為修復案例，進一步細說《觀無量壽佛經》此經的緣起，並細解此圖之內涵。華氏曾在書中後記云：

優美的傳統中國手工藝，如抄紙、裱畫，裝訂書籍及修復古書畫的精準技法，皆面臨失傳危機。老師傅日漸凋零、尚無足夠的新生代來傳承。專用的紙和絲織品、筆墨及顏料的品質急遽下降。一幅不到五十年的書畫，在潮濕污染的環境中，已老態龍鍾，卻常見到百年古畫，比近代作品還健康！文物生了病，不會自己療癒，病痛也不哭訴。（注1）

她認為修復是手工與藝術的結合，但因修復界極少互動互助，方法技術皆被視為機密，使得修復人員只能獨自摸索，何其沉重。而畫主將書畫託付修復師，它的價值讓人惶恐，戰戰兢兢，也讓雙方日復一日承擔壓力。倘若「畫家、畫主與修復者三者交會，是難逢的好因緣！」（注2）有趣的是，此一觀點與四百多年前清初藏書家周嘉胄在《裝潢志》一書提到，良工與賢主「苟相遇合，則異跡當冥冥降臨，歸托重生也。凡重裝盡善，如起劫還丹，機緣湊合，豈不有神助耶！」之觀點不謀而合。周氏以為，古代書畫典籍之保存往往因「兵火喪亂、霉爛蠹蝕、豪奪計賺，種種惡劫」等因素，使得文物百不傳一，加上裝潢非人，隨手損棄，令人扼腕。因此，「裝潢者，書畫之司命也」。（注3）

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國圖）原名國立中央圖書館（以下簡稱央圖），自1933年籌備建館以來，職司國家文獻典藏，亦重視古籍之典藏與維護。早期入館古籍精品主要來自抗戰時期由籌備處主任蔣復璁先生主持之「文獻保存同志會」所徵購民間藏書與1945年戰後接收南京偽國民政府內政部長陳群之「澤存書庫」，這些古籍如追溯其遞藏，多源自於江南各大藏書樓。

1945年至1954年期間，央圖在古籍入館後之典藏、研究，與制定、執行修復政策方面，因經歷戰後還都復員、遷臺與故宮博物院等機構合併組織、1949年前後臺海危機，加上政府機構預算不足，導致館務停頓數年，連帶亦影響各項長期規劃制度之建立。1954年央圖正式在臺灣復館，到1970年代初期，央圖有關特藏文獻之典藏環境、書目管理、版本研究以及古籍基礎修復人員訓練等業務次第步上軌道之後，1977年王振鵠館長上任後方設置專職修復職缺，並延聘富有經驗之人員擔綱。1980年代中期以後，國圖所屬古籍修復人員之技術，已開始與國內業界交流，近年更為海外其他國家圖書館訓練東亞古籍修復人員，成為國際古籍界少數願意提供技術移轉（Technology transfer）之機構。

當代國際修復古籍已邁向科技化、數位化層次，對於古籍修復程度之需求性亦有不同觀點討論。但無可否認的是，即便國圖館藏古籍之保存與修復，已臻國際水準，若無入館前歷代藏書家如江寧鄧氏群碧樓、嘉興沈氏海日樓、廬江劉氏遠碧樓、順德李氏泰華樓、順德鄧氏風雨樓，及吳興劉氏嘉業堂與張氏適園，他們愛書成癡，對於購藏書籍如何存放、修裱、配補、裝訂，慧具獨見，方得以使多數古籍在進入國圖館藏時仍維持良好狀態。因此，本文擬以館藏古籍為例，透過近代明清藏書家留下來的題跋、筆記，以及小品詩文，略述他們在購藏古籍、維護古籍，以及閱讀古籍的過程中如何闡述其愛書、護書、修書之理念。

## 貳、藏書家與裝潢、裱褙師的關係

在某些古文明的傳說中，文字書寫來自於天神或具神格人物的創造，例如：蘇美爾（Shinar）楔形文字的烏魯克（Uruk）國王 Enmerkar、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象徵智慧和知識的神 Thoth，中國則有伏羲與倉頡。然而，隨著許多古文明的消逝與斷裂，以及後來西方文藝復興（Renaissance）著重人本主義思想，當代多數文化除了對宗教典籍仍舊尊崇，對於一般文字與書寫的感受，已經不復古昔，然而受儒家傳統重視文字教化深遠影響的東亞文化圈（East Asian cultural sphere），文字則依然維持一定程度的重視。宋代理學家即提出「文以載道」，主張文章乃是用以闡述聖賢之道。近代學者在討論文字、語言辯證關係之餘，亦指出「西方文化重語言，重說；中國文化重文字，重寫。」（注4）或許因為對文字與傳播文字的典籍的態度有著本質上的差異，以重視書籍修復的程度、技術傳承方面，東亞地區的發展較西方文化為早。至於圖書典藏機構以系統性、科學方式進行古籍修復，則要到 20 世紀初開始發展紙張脫酸技術。至於大規模進行古籍修復則晚至 1960 年代後期，歐陸圖書館界因義大利佛羅倫斯地區古籍因水災受損，才意識到發展書籍修復的重要性。（注5）

不同於近代西方書的歷史，對於明清文人而言，文字本身與書寫、記載文字的典籍，不僅具有神祕性，而且被賦予強烈的道德意涵。周嘉胄認為：「聖人立言教化，後人鈔卷雕板，廣佈海宇，家戶頌習，以至萬世不泯。」（注6）又如明人呂新吾在《去偽齋文集鈔》所言：

六籍，載道之器也，天地神祇在焉。千古聖賢在焉，君師道義在焉。尊天地聖賢、重君師道義，則必尊書重書；尊書重書，則必裝潢而整齊之，珍藏而保護之。自有一腔不敢苟之真心，重此萬分不敢褻之法物。（注7）

這種心態不僅體現於對於藏書環境、閱讀空間場域布局的重視，而且由將所處世間俗務，轉化為內在平靜，形成一種怡然雅趣。清人黃丕烈，在自述 1801 年辭官歸故里之翌年，世事皆淡，惟有對於藏書不能釋懷，特別是宋元舊刻「必欲觸熱到彼恣意尋覓」。見詩句中有與他趣向相合者，「覽之頗為快意」（注8），正是絕大多數藏書家心情寫照。

愛書人不僅獨樂，亦透過士大夫群體網絡公開品鑑古籍，營造學術氛圍，如國圖館藏國寶淮東倉司刊《註東坡先生詩》，全書凡四十二卷。本書以事證詩，因詩存人，使讀者得以考見當日之情事，故有讀此書如見東坡翁之雅稱。此版本傳世甚少。至清代藏書家翁方綱獲得這部書，視之為寶，每逢臘月十九蘇東坡生日時，翁氏會邀請詩友知交鑑賞此書，並吟詩、題詞留念。光緒末，本書歸於湖南湘潭袁思亮，惜因袁宅遭祝融之患，藏書陷入火海。此書雖僅傷及各冊周邊，但斷

亂零落，袁氏乃命擅長裝潢之工人，耗費將近一年治裝始竣。又如清周錫瓚逝世後，其藏書所在香巖書屋圖籍四散，黃丕烈不忍周氏遺籍淪亡，因此在他獲得《澗谷精選陸放翁詩集》後，乃請良工重整。（注9）

藏書家將所收之書整理裝潢之成果，亦成為坊間與後世辨別遞藏源流之重要依據，如清光緒年間廣東饒富知名藏書樓方氏碧琳琅館，時人以為其藏書之質量高於海山仙館、粵雅堂之上。至於辨別碧琳琅館所藏典籍之特徵，就在於裝訂，「每冊有東舟箋副葉，可以闢蠹，書根宋字，齊如刀切。」（注10）至於宮廷與皇族貴胄藩府所流出之藏書，其裝潢更顯尊貴，如成化時閣本《大唐開元占經》，每冊俱用黃綾作簿面，黃絹作簽條，可見宮書鄭重。李文藻在《琉璃廠書肆記》載：「寶名堂周氏，購得果親王府書二千餘套，列架而陳之，其書裝潢精麗，俱鈐圖記。」明末清初藏書大家絳雲樓錢謙益在《述古堂宋刻書跋》也說：「過（錢）遵王述古堂，觀宋刻書，縑青界朱，裝潢精緻。」實際上，對於藏書家而言，書籍裝潢無論在哪一時代，似乎皆所費不貲。馬瑗《聞過齋集跋》：「澹生堂儲經籍銘識款印，將為子孫世珍，百年之間，散落人手。近人有詩云：宣綾包角藏經箋，不抵當時裝訂錢。」裝潢的價值與投入的價金是否對等，而這樣的投資是否值得，在藏書史上有許多案例，各持不同觀點，其中黃丕烈曾以《宋刻大字通鑑無注本》九十餘卷與友人交換南宋末年刊本《小學史斷》二卷二冊，事後黃氏將該書重新裝潢。原本預估裝潢費恐比書架「又費幾倍」。最後，雖然因該通鑑卷帙少，所費尚省，但裝潢費幾乎與購書價格相當，還一度讓他擔心遭人指責對於裝潢書籍與治學考據之間輕重不分。

古籍裝潢，重整之後，亦未必盡如人意。館藏明刊本《詩經》原屬汲古閣舊藏，後為近代藏書家鄧邦述所收，他檢視此書有褶痕，原本應為經褶式，但「不知何時翦裱成冊，致版心字數隱約可辨而已」。而且卷末尚有小長方木記，裱時挖去，遂不知為何時刊本，是皆僣陋夫之所為也。（注11）愛書成癡的鄧氏，對於裝潢、裱背工匠的要求標準如何，文獻已不足徵。但他批判：「昔人有得古硯，病其不發墨者，乃使匠人之，而研毀矣，曾不值焚琴鬻鶴之一笑也」，可見其重視古籍本身，更甚於外觀。有趣的是，近人章鈺在民國元年曾過錄鄧邦述所藏五卷四冊《唐李長吉詩集》後，將抄本裝訂，但「上下皆為切刀者所損傷」，這使章氏不禁感嘆：「書雖殘破，不礙編摩，若刻意以求完整，則轉失焉，天下事大抵然也」。故清人孫從天撰《藏書記要》，論裝訂，開宗明義也提出：「裝訂書籍不在華美裝飾，而要有護帙、有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緻端正方為第一」（注12），否則即使錦套採用真宋錦或舊錦、舊刻絲，最後不過就是裝飾功能而已，談不上防止書籍裝潢鬆脫。

明代藏書家周嘉胄在《裝潢志》中，針對裱褙的必要與否與良工與賢主之間的互動關係，留下這麼一段話：「前代書畫，傳歷至今，未有不殘脫者，苟欲改裝，如病篤之延醫，醫善則隨手而起，醫不善則隨劑而斃」。換言之，古籍修復苟非良醫，無異於毀書。那麼良醫何在？他認為良工與賢主應：「預為酌定裝式，彼此意愜，然後從事，則兩獲令終之美。」（注13）明代文壇巨擘王世貞對於書籍裝潢極為重視，而且對於版本鑑定眼光獨到，曾延聘裝潢名手吳門強氏與湯氏為上賓，餽贈豐厚待遇，引領當時文人重視裝潢之潮流。約同一時期之裝潢高手還有莊希叔。莊氏技藝高超，且不自矜，為人慷慨慕義、篤誠尚友，故仕紳樂於與他為友。他曾為南京徐宣重裝元代倪瓚作品「幽澗寒松圖」，獲得「新設床帳，百凡豐給，以上賓待之」之禮遇，而其工藝水準更被譽為「何以技致如此」、「不待他求，而氣味有於人有別」之讚嘆。（注14）清代中期，黃

丕烈得清嘉慶間（1796-1820）陸奎手鈔本《近事會元》五卷一冊，此書裝訂乃出自裝潢名家錢半巖之手。1814年錢氏去逝後，黃丕烈對錢氏之子繼承家業後能否相當懷疑（注15）。近代藏書家張乃熊，自董授經處以千金購得（宋）王稱撰《東都事略》宋紹熙間眉山程舍人宅刊本，曾囑趙硯香重裝。可惜今日我們對這些延續古籍文物生命的裝潢師，不僅所知相當有限，文獻亦不得徵。

### 叁、藏書家裝潢古籍之動機

近代藏書家就所藏古籍，明窗展玩，快讀一過，享受人生一樂之餘，對於古籍進行重裝或全新裝潢，其動機各有不同。就國圖館藏名家題跋中所書寫記錄，約略可分為以下九種主要類型：

一、原書紙張因破碎、蟲註、霉爛，須強化與延長原書紙張之生命。如（明）王永輔撰，（明）嘉靖丙戌（五年）詹氏西清書堂刊《魁本袖珍方大全》，日人奈須恒德購得之時，已分拆為七冊，裝以黃紙，但表紙破殘，因此他乃改綴為今日所見之四卷四冊。（注16）

二、透過個別藏書樓獨特裝潢可標識特定典藏，提高價值。如前述（宋）王稱撰，宋紹熙間眉山程舍人宅刊《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吳興藏書家張乃熊鑒於此書乃此清怡親王府舊藏，「初印精絕，為宋槧中無上上品」，一度流落日本，因此他於1914年初購得後，會囑裝潢名家趙硯香重裝。

三、新購古籍後，單純改變裝潢，延長古籍典藏目的。國圖館藏高楚芳編，1536年玉几山人校刊本《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二十卷，此書即刊印後108年曾重新裝潢，至1650年及程穆衡購得此書後1731年又經歷裝潢。其目的只是「重補葺之」而已。（注17）

四、原件書套或紙張霉爛、損毀，透過修裱與配補等方式，恢復原貌。清代中期，黃丕烈收得（清）揚州使院重刻棟亭十二種本《鈞磯立談》一卷一冊。此書原為清代校勘名家何焯所藏，但曾落水使得「紙有霉爛痕，遂致破損，非重裝不足以耐久。」惟黃氏認為此書真善本矣，因此珍之重為裝池。（注18）館藏（宋）魏野撰，《鉅鹿東觀集》十卷舊鈔本，在入祝廷錫所藏以前本為梅里李氏卷石居舊藏，「書體朗整，本極可愛」，但有十幾頁為孩童塗鴉、撕毀，令他感到遺憾，因此他在獲得此書之後將孩筆悉行挖去，補以素紙。（注19）

五、藏書家因仰慕古人之情感因素，刻意將不同古籍裝潢為一套。明季太倉張溥、張采二人齊名，近人陳乃乾懷疑兩人為同族堂兄弟，後讀《知畏堂文存》，始知二人為同學。其中張溥先卒，張采為他處理後事，可見兩人情誼情同手足。張溥無子，故撫養沈君烈之遺孤，命名曰張忱，後張采以第四女許之，後男女皆夭折。當君烈疾革時，其妻薄少君哭之慟，作悼亡詩百首，未幾亦卒，遺孤僅四月，張溥撫為己子，張采實贊成其事。世皆嘆二張之風義為不可及也。陳乃乾原有張溥《七錄齋集》，後來又先後獲得沈君烈所著《即山集》六卷、張采撰《知畏堂文存》存四卷四冊，後兩找皆不見於著錄，為絕無僅有之孤帙。因此，他在1930年交付裝潢工匠重裝，合為一帙，以紀念兩家之因緣如此。

六、透過修裱、配補、謄寫頁次經裝潢程序製作一本書。東亞中文古籍典藏最重宋元本，而初印、巾箱本（袖珍本）尤足寶貴。1781年清代學者鄒奕孝任職於太學時購得宋林堯叟撰元刊《春秋經左氏傳句解七十卷》，翌年他便將此書，除「於京師重裝，祇換去頁面損壞者，仍留原簽，

裝法亦如其舊」，又據浙省所進本鈔補，遂成完璧。（注20）又如（清）朱嘉勤曾為官廷搜羅宋本三十餘種，自己也在書肆中「檢得零落宋本百餘葉，雖屬斷簡殘偏，實是袖珍善本」，遂於1757年付工裝成《六經圖不分卷存四冊》聊以自娛。（注21）

七、藉由重新裝潢，提高書籍價值。1201年刊《于湖居士文集》四十卷附錄一卷，在近代以前從未見於著錄。清末藏書名家滿人景賢自書肆獲得此書後，曾裂毀舊裝，並取原襯佳楮影寫改裝出售予袁克文。至1916年，袁克文因「頗憎其改裝之俗惡，乃盡去襯紙，並裝六冊，加以舊青紙衣，庶不掩其古色古香也。」（注22）而黃丕烈曾收清初樵李曹氏鈔本《元四家詩》，他雖認為此鈔本製作甚為草率，然為曹倦圃舊藏，故收之，重付裝潢，以見舊鈔之可珍爾。

八、還原最初裝潢型制，改為蝴蝶裝。清季1909年，近人田潛山旅遊日本京都若林書肆，曾見（魏）何晏撰，日本正平間刊《論語集解》十卷，後重遊此肆，購得此書後，覺得古味盎然，洵可為珍之秘笈，遂於改為蝴蝶裝。（注23）

九、單純基於學術觀點校訂、去偽後，將原書重裝。如清季鄧邦述得明末海虞毛氏汲古閣刊《中吳紀聞》六卷，經過他與友人十餘年校訂，抄錄完畢後，乃交付裝潢師傅重裝原書。值得一提的是，此書因裝潢家中有事，故延宕多年始完成（注24），由此可見當時良匠難覓，業主亦不得不遷就其安排。同樣也是鄧邦述之收藏，他獲得（明）松陵王叔承校刊《鶴林玉露》十六卷八冊之後，經由比較其它版本，認為此版「刻本甚美，而實與古本不合」，「不獨字句差謬，篇次亦甚凌亂」，這也讓他感嘆「明人刻書喜竄易篇第，然未有若此書之甚者」。最後他決定將這本破碎不完知善本，於命工于贊臣重裝，始改舊觀，古香煥發。事後，他自述「必欲整齊以復其舊，雖用心不同，而好事則一也。」（注25）不只是方便後人閱讀而已，藏書家有時也會基於學術認知而調整書籍的裝訂冊數，如近代藏書界所知甚少，充滿神祕色彩的穴硯齋鈔本，其鈔本種種皆為精品。1914年鄧邦述購得穴硯齋鈔本《雜史二十一種》八冊，每冊皆有清初藏書名家崑山徐氏「立齋」藏書印，但內容包括二十一種史部書籍，鈔手雖雅整可愛，但版式雖不一律，他便在1919年依據內容改裝潢為二十一冊。（注26）而藏書大家黃丕烈曾獲得顧懷芳所藏（元）薩都拉撰，明鈔本《雁門集》八卷，因與洞庭葉氏手校本相較，觀其跋語，序次亦多紊亂不合。故「重加裝池而儲諸篋衍，俾後之讀是集者，猶見廬山真面目焉。」（注27）

## 肆、結語

《修復心中淨土：觀經變相圖之修復·源起·圖解》的正體中文版乃華海燕女士改編翻譯自德英雙語版，而其內容又因語文轉變而增訂不少。本書不僅匯聚東西方修復圖書之觀念，同時也從圖像本身蘊含之意義，提醒愛書人與修復界同道，應以長遠視野去理解與實踐文物保存之價值。而這也讓本文反思，在距今四五百年前，古代藏書家們如何建構保存古籍之觀念。因此，以上僅以國圖所藏部分藏書家書寫其裝潢藏書之因緣略述一二，內容實不足以涵蓋各家之說法，但約略可知古代藏書家其維護古籍、裝潢、修復、重新裝訂古籍之觀念，既有理性層面的關照，亦有情感領域的動機。如欲探就，必須就書籍本身遞藏、藏書家的生命歷程為基礎，才能發掘近代以前

中國民間藏書家進行古籍收藏與保存的多樣風貌與矛盾性格。

另一方面，近代藏書家之保存古籍觀念、維護之作法與當代圖書館典藏機構、博物館有何差異，亦頗值得注意。至於裝潢師傅、裱褙工匠的扮演的角色也是非常值得探究，惟限於文獻與文本之不足，無論古代或當代，知識階層對這群建構知識傳佈第一線的書籍製作者，所知甚少，實有待學者更進一步研究。

## 注釋

1. 華海燕，《修復心中淨土：觀經變相圖之修復·源起·圖解》（臺北：國家圖書館、東西文物修復中心，2014），頁186。
2. 同上註。
3. 明·周嘉胄，《裝潢志》清道光辛卯（11年）六安晁氏活字印本，頁1。
4. 黃憲作，《美的哲學》（臺北：五南，1993），頁165。
5. 1966年義大利佛羅倫斯發生洪災，使當地圖書館藏書蒙受重大損傷，當時組成的跨國搶救團隊成為西方古籍修復領域的立基點。參見 Kenneth E. Harris and Susan E. Schur, "A Brief History of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at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October 2006), Retrieved from <http://www.loc.gov/preservation/about/history/pres-hist.pdf> (Accessed date:2014.5.28) and Don Etherington,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Book Conservation," (2007) Collection Management, 31:1-2, 21-29. doi:10.1300/J105v31n01\_02. See also Mary Lynn Ritzenthaler, Preserving Archives and Manuscript (Chicago: 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 2010)
6. 明·周嘉胄，前揭《裝潢志》，頁1。
7. 清·陳宏謀在《學仕遺規》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培遠堂重刊本，頁92。
8. 清·黃丕烈跋，宋·戴復古，《石屏詩集十卷》明弘治戊午（十一年）廬州府刊配補影鈔本，國家圖書館館藏10594，卷首。
9. 清·黃丕烈跋，宋·陸游撰，《澗谷精選陸放翁詩集》明弘治十年（1497）餘杭知縣冉孝隆刊本，國家圖書館館藏10581，卷首。
10. 近人葉昌燾，《藏書記事詩》百部叢書集成卷七（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頁8。
11. 清·鄧邦述手書題記，《詩經》四卷二冊，明刊本清宣統元年，國家圖書館館藏00028，卷首。
12. 清·孫從添，《藏書記要》，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頁11。
13. 明·周嘉胄，前揭《裝潢志》，頁11。
14. 明·周嘉胄，前揭《裝潢志》，頁14。
15. 清·黃丕烈跋，宋·李上交撰，《近事會元》，清嘉慶十八年陸奎手鈔，卷首。
16. 日本奈須恒德手書題記，明·王永輔撰，《魁本袖珍方大全》，詹氏西清書堂刊本，館藏編號06183，卷首。
17. 清·程穆衡手書題記，唐·杜甫撰、元·高楚芳編，《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明嘉靖十五年（1536）玉几山人校刊本，館藏編號09535，卷首。
18. 清·黃丕烈手書題記，舊題五代·史虛白撰，《釣磯立談》，（清）揚州使院重刻棟亭十二種本，館藏編號02138，卷首。
19. 近人祝廷錫題記，宋·魏野撰，《鉅鹿東觀集》舊鈔本，館藏編號09967，卷首。
20. 清·鄧奕孝及清·翁同書各手書題記，宋·林堯叟撰，《春秋經左氏傳句解》元刊清乾隆間鄧奕孝鈔補本，館藏編號00621，卷首。
21. 清·朱嘉勳手書題記，宋·楊甲撰，《六經圖》不分卷存四冊，館藏編號01214，卷首。
22. 近人袁克文手書題記，宋·張孝祥撰，《于湖居士文集》，宋嘉泰元年刊，館藏編號10471，卷首。
23. 近人田潛山手書題記，魏·何晏撰，《論語集解十卷》，日本正平間刊本，館藏編號00743，卷首。
24. 近人鄧邦述題記，宋·龔明之撰，《中吳紀聞》，明末海虞毛氏汲古閣刊本，館藏編號04056，卷首。
25. 近人鄧邦述題記，宋·羅大經撰，《鶴林玉露》，明松陵王叔承校刊本，館藏編號07332，卷首。
26. 清·鄧邦述手書題記，《雜史二十一種》，穴硯齋鈔本，國家圖書館館藏005307，卷首。
27. 清·黃丕烈手書題記，元·薩都拉撰，《雁門集》明鈔本，館藏編號10956，卷首。